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二十五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三

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
以士宜教甿稼穡以興勸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
予任甿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
也王志常刪翼愚按六遂所教者農也故變民言
甿甿從田從亡蓋民以田爲生無田則亡矣故惟
三代之主爲有民後世據甿之上而得爲君皆幸

也翰案說文解字吐田民也詩衛風氓之蚩蚩唐石經注疏並作吐吐與氓同趙宦光說文長箋以氓爲民吐爲民田分爲二非是楊慎經說氓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引周禮新吐之治注新徙來者爲證案民從亡者言民易散難聚非專屬新徙之民而言周禮注新徙來者釋新義非釋吐義迷人之安吐教吐吐皆民非皆他國新徙者孟子願受一廬而爲氓天下皆悅而願爲之氓矣皆言民蓋吐從田爲義氓從民爲義也

以土均平政注政讀爲征土均掌均平其稅案政黨
如字訓政謂農田之政也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去
一廛田百畷萊五十畷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
田百畷萊百畷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鄭
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共一戶有數口
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又云元謂六遂之民奇受一
廛雖上地猶有萊者皆所以饒遠也案孟子百畝
之田不言萊又餘夫二十五畝皆與此不合蓋孟

子只言受田之正數休而不耕之萊不在正數之內故不計也且考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則以遂人田百畷萊五十畷三分而二之止百畷也中地食者半以遂人田百畷萊百畷兩分之亦百畷也下地食者參之一以遂人田百畷萊二百畷三分而一之亦止百畷也以食計之周官孟子所言詳略不同其實則一餘夫亦如之劉敞七經小傳謂如之如其萊也引孟子餘夫二十五畝名物考所謂如之者言上地田二十五畷萊半之得中

晦半中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蓋孟子所言餘夫二十五畝古之定制遂人以萊加之明厚贖之政也

鄧元錫三禮編繹遂人治野卽小司徒井牧田野之濶詳之六遂地平曠可井也遂溝洫澮以通水於川自高而趣下徑畛涂道路以通道於國由小而大黃度說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遂人獨言十夫有溝者何也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實九夫而兼溝計有十夫之地故云

十夫也陳汲說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名之其實一制也鄭樵六經奧論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同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注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

於鄉遂及公邑等攻鄭意以二處不同故爲鄉遂
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
以田畫而爲井田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
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攷匠人遂人所載
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何用立爲異說分制田而爲
二但講求周禮未精耳今畫爲圖以示之匠人之
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
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則
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

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爲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而溝洫井田之制未嘗有異也。

因學紀聞禹盡力乎溝洫濬畝澮距川遂人五溝五
涂之制因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
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于駟爲田洫
而喪田者以爲怨于產作封洫而伍田疇者以爲
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惟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
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
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
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故溝洫之成息
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

日之積

遂師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注故書庀爲比鄭
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案委積掌於遺人遂師
第比考之比當讀如字下比敘其事先鄭亦謂比
讀爲庀案比敘義順亦當如字讀

及空抱磨注鄭司農云抱磨下車也元謂磨者適歷
執綽者名也賈疏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練之上
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也因學紀
聞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載

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郝敬完解泡磨謂
封曠用甄磨確使平抱親執也說亦近理

遂大夫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注四達者治民之事郝敬完解四達自遂大夫達
縣正縣正達鄙師鄙師達鄧長鄧長達里宰里宰
已下無爵故止言四

遂人以興勑利毗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注皆引鄭
大夫讀耒爲藉杜子春讀耒爲助而里宰注足成
其義云耒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北合

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賈疏漢時在街置室拾
彈一里之民困學紀聞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
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證注
而鄭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爲衛誤矣漢食
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
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
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里胥之塾其卽里宰所
謂耨者歟楊慎丹鉛總錄引此以爲漢名街彈今
申明亭也翰案說文解字耨股人七十而勸勸

稅也張揖博雅勑稅也洪武正韻勑商時之稅今
通作助鄭大夫讀藉杜子春讀助皆取助者藉也
之義陳友仁總論云孟子八家同養公田卽里宰
合耦于勑之義然非止一井蓋合百家之衆共耕
十千畝之田詩所謂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也似較
舊說爲勝鄭注旅師勑粟亦以助作一井之稅爲
說此止因勑生義爾

鄰長學相糾相愛魏校沿革傳鄉遂羣吏漢散爲亭
長三老嗇夫尙以教導爲務古制時見一班至唐

爲里正坊正村正朱爲保長者長則僕僕執役於
官唯徵催錢糧勾攝公事爾世變而江河愈趨愈
下矣

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閒粟而用之質劑致民平
頒其興積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案而若皆語辭
而字不誤鄧元錫三禮編釋積粟陳則廩以質劑
爲信致民而平頒之合輪新詩曰我取其陳食我
農人是也魏校沿革傳後世濟農惟朱子社倉法
爲良且不主之以胥吏而以鄉之七大夫主之故

可久也其次詞李愷云糴太賤則傷於太貴以傷民乃立平糴之法使農末俱利此蓋得周宜解師之意詞善用之者也高柴起集解纂要泉府以泉貸民所以足用旅師以粟貸民所以給食

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詩如維禹隄之之隄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邱甸縣鄙之溝涂云邱甸者舉中言之賈疏案毛詩云維禹甸之不爲隄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隄隄是軍隄故訓爲乘禮經會元

讀乘爲甸彼徒見司馬法言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以爲車乘非邱所供不知司馬法言甸出車一乘調兵之數也周官言邱井一乘畜兵之數也畜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寡所以優民力况司馬法未必周制也何於邱乘而疑之

委人以稍聚待賓容以甸聚待羈旅注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羈凡其余聚以行頒賜注故書余當爲餘聲之誤也案羈之爲奇餘之爲余皆古文假借字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注土化
之灋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賈疏漢時農書有
數家汜勝之爲上案漢書藝文志農家汜勝之十
八篇注成帝時爲議郎劉曰別錄曰使教田三輔
有縣田者師之晉書食貨志昔漢遣輕車都尉使
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隋唐志並有
汜勝之書二卷今佚散見於賈思勰齊民要術其
耕田篇引云凡耕之木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旱
鋤穫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

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氣和
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春地氣
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墟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
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
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柶木長尺
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柶陳根
可拔此時二十日以後和氣卽土剛以此時耕一
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草生有雨澤耕重澆
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耐土

而強之也其收種種穀黍稷大小豆麻麥稻稗皆
有術草人土化之濃猶可攷焉

困學紀聞管子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
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藜藜下於芄芄下於芄芄下於芄芄
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於芟芟下於芟芟下於芟芟下於芟
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
衰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歟案淮南子地形
訓根拔生程若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
皇華皇華生庶草凡根拔草者生於庶草高誘注

根拔根生之草先也此亦或草人之遺制可補王
後儀之說

草人凡糞種辟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川麩渴澤用
鹿鹹渴用狗勃壤用狐墳墟用豕彊藥用蕡輕典
用犬注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稻人凡秣
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蕒之注必於夏六月之時大
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至秋水涸芟之明年
乃秣翰案草人雖用獸之骨汁而蕡是麻灰以漬
糞種官名草人以此稻人所言卽燒蕪行水以糞

田疇之法但此法不止於稻故秋官又有蒞氏也
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注故書騂作挈墳作
龔杜子春云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上剛強也鄭
司農云墳壤多益鼠也壤白色元謂墳壤潤解案
杜讀挈爲騂訓以赤色以意爲說與赤緹復當如
字讀挈謂土勢上起如提挈也先鄭以益鼠所益
今俗以土版浮鬆者爲蠖蛄地或古有是語歟
稻人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澆寫水以涉楊其及作
田先鄭謂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楊其及以

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後鄭謂列田之畦疇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楊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案先鄭訓舍爲去後鄭訓舍爲止寫乃是去舍自是止後鄭義長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芒種稻麥也楊慎丹鉛總錄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曰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蒔田蒔菰根也築而糾結歲久浮於水土著泥泥土刈去其蔓枯時以

火燎便可耕種郭璞江賦標之翠翳泛以游菰播
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
又曰匪藝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周禮之說因此可
解滇南昆明池中亦有葑田名曰海鐘

土訓掌通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顧元林云古者左圖右書土訓掌圖誦訓掌書也
呂溫李該地志圖序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鯀氏
之艱耜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
壤則思威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時

險之敗王者於是明得失諸侯於是鑒興替斯懲
勸之遠也士訓通地圖誦訓道方志其亦欲王識
山川分野之別知古今成敗得失之原子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厲而爲之守禁注物爲之
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設禁令也引郊司農
云厲遮列守之案澤虞爲之厲禁亦謂爲之厲爲
之禁也

禮經會元山林川澤所出財利至溥不公其利是與
民爭利也不爲之禁是縱民趨利也不與民爭利

見先王公天下之大情不縱民趨利見先王馭天下之大法

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先鄭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後鄭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賈疏月令十一月日短至伐木取竹箭竹箭秋冬生不用仲夏斬之故知先鄭之義非也案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謂官民總取材木也注謂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其木殆琴瑟弓弩之材歟

迹人疏主迹知禽獸之處困學紀聞迹人春秋末宋
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
介麋焉魏校周禮沿革傳主知禽獸之處田獵則
用之爲耳目其兵法之有嚮導乎

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觸禁以守之若以時
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注物地占其形色知鹹
淡也賈疏以當時有人採者皆知鹹淡知有金玉
故以時事言之也案淮南子地形訓白水宜玉黑
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磁

尸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地鏡圖
黃金之氣赤夜有火光及白鼠或云山有璣下有
金又云山有蔥下有銀銀之氣入夜正白流精在
地其精變爲白雄雞又云草青莖赤其下多鉛鉛
錫之精爲老婦又云二月中草木生光下垂者有
玉玉之精如美女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湯泉多作
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新安黃山是硃砂泉
春時水卽微紅可煮茗長安驪山是碧石泉不甚
作氣也硃砂泉雖紅而不熱當是雄黃爾有砒石

處亦有湯泉浴之有毒此皆古形色之類若嘗知
澱淡淮南子汜論訓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
一哈水而甘苦知矣宋彥山行雜記西湖水每合
計重三兩山間井水每合重二兩八錢五分湖水
澹微甘山間水則甘而冽耳田藝衡煮泉小品有
黃金處水必清有明珠處水必媚有子鯛處水必
腥腐有蛟龍處水必洞黑以此推之應是綠水味
而知之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

之政令羽人掌以時徵羽謂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案經言山澤之農三農中除平地之農不徵角羽之屬歲有定額徵物若干卽當邦賦若干非邦賦外更有此徵也

羽人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注審搏縛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經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此爾雅釋器文郭璞注別羽數多少之名那畚疏鄭意以爲箴與審縛與搏經與縛名數聲音皆相近

也一羽不合有名爾雅一羽則有名疑一羽當十羽也郭意以爲凡物無不從一爲始以爾雅不失周官未爲得也案周禮周代之書爾雅多參用三代之制故時有不同箴卽鉞羽形似之故爲一羽之名鄭以箴當審鄭實失之非爾雅失之也

掌葛以權度量受之注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案故書作授是也杜改爲受者以所人云以度量受之掌染草掌炭並云以權量受之意此亦當爲受但角人云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掌染草云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掌炭云以權量受之
以共邦之用唯共用待頒故言受掌葛以權度授
之下無文則授之謂以權度授之山澤取材之農
非掌葛受之矣

掌染草注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荊之屬序官掌染
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賁疏二注不同者染草
既多言不可盡故互文略見耳又云藍以染青蒨
以染赤象斗染黑於茅蒐則引爾雅茹蘆茅蒐郭
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紫荊則引爾雅云蒨此草

郭注云可以染紫一名茈菝廣雅云卽此紫茈也
於橐蘆豕首云橐蘆者爾雅無文豕首者爾雅云
茈菝豕首郭注云本草曰茈菝一名嚼蝮蘭今江
東呼豨首可以燻蝨蝨郭氏雖有此注不言可染
何色則此橐蘆豕首未審鄭之所據也橐蘆疑
漏蘆廣雅釋草云飛廉漏蘆也李時珍本草綱目
本經作漏蘆釋名凡物黑色謂之蘆此草秋後卽
黑異於衆草則橐蘆染黑之草又天名精釋名嚼
蛤蘭蘆蒸藍蚘蚘草豕首豨廬等異名又言狀如

月令仲夏之月令民毋艾藍以染母燒灰母暴布可
與掌染草掌炭二職相表裏

掌茶掌以時聚茶注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茵
著用茶案夏小正四月取荼傳荼也者以爲君薦
蔣也七月灌荼傳灌取也荼菴葦之秀也爲蔣楮
之也菴未秀爲荼葦未秀爲蘆然則荼亦給薦蔣
之用不止喪事共之

隨人掌取互物狸物狸物所以共飲食故與隨人隨
人同列於冢宰掌屨掌斂互物屨物屨物所以共

器用故與掌炭掌荼並隸於司徒

圉人掌圉游之獸禁牧百獸注圉游圉之離宮小苑
觀處也賈疏案孟子文王之圉方七十里芻蕘者
往焉天子之圉百里並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鄉
之取於圉是勗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是爲
蒐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圉是小苑觀
處也王志長刪翼牧百獸以共喪祭賓客則其不
畜珍禽奇獸可知鄭氏以後世掖庭備畜之事說
經不幾導人主以禽荒之覆轍與葉時禮經會元

游觀之事天理之所必有人情之所不能無循理而不流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情而不返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王昭禹詳解載師以場圃任圃以國之場圃場人所掌民之場圃閭師所任王志長剛翼場人職云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則場人掌圃耳非掌場也而命官曰場人者蓋春夏場人樹藝果蓏既盡地力矣季秋則築爲場以授農夫使

稼馮故不曰圃人而曰場人所以重穀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分頒
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案天官大宰九式八曰匪
頒之式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
賜也此匪讀爲分從先鄭之義攷古文匪字假借
者二此假作分詩有匪君子又假作斐

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
扱以扱春人春之王氏新義接者繼續之義言春
而又春卽說文所謂米一斛春八斗爲糶復從糶

一斛春九斗爲鑿也如字訓釋較舊說改字爲勝
舍人掌米粟之出人辨其物注九穀六米別爲書賈
疏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菽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
小豆小麥無米案注疏說皆以臆言之耳粟卽是
梁粟去皮則米也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說自
分明米豈統於九穀乎以米渾於九穀而不能指
言之乃創爲九穀六米之說而疏附和之大豆稱
米實未之聞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賈疏案

月令首種不入鄭注引舊記首種謂稷卽種粟是
五穀之長案李時珍本草綱目梁者良也穀之良
者也或云種出自梁州或云梁米性涼故得梁名
皆各執已見也梁卽粟也考之周禮九穀六穀之
名有梁無粟則知矣自漢以後始以大而毛長者
爲梁細而毛短者爲粟今則通呼爲粟而梁之名
反隱矣今世俗取粟中之大穗長芒粗粒而有紅
毛白毛黃毛之品者卽梁也黃白青赤亦隨色命
名耳郭義恭廣志有解梁白梁遼東赤梁之名乃

因地命名也

序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經文闕王應電班祿說司祿雖缺然以孟子春秋考之則炳如也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三等之國皆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

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夫國君有實封之地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以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於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爲差畿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於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惟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攷之春秋三公之爵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

爵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稱子則當同于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蓋半於小國之君也觀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以之爲正可也其元士以下亦依命數而頒以祿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蓋爵尊於侯國之士則祿亦當加厚掌客士視諸侯之卿禮亦其證也夫公卿大夫士庶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更易而田賦無增減田爲母

而官吏爲子苟給之以田永爲常業亦已足矣必
入於司祿而復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
必收於官而給之所謂家稍之賦以待匪頒且以
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
所以治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
食在朝家稍之匪頒治田稍縣鄙之地則又當食
采地之常祿如宋朝之兼官則有兼祿亦爲優厚
君子之道而其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於其地
八則所謂祿位以取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爲祿

也案此說分明貫串可補經闕惟說孟子三等之國以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爲實封與賈疏食在天子不合且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從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兼閒田附庸言之與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又不合由未熟思孟子總以百畝代耕積累而上至卿卿祿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君皆十之祿皆從其國出乃所謂實封也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漢注斂灋者豐年

從正凶荒則損朱子語類鄉遂雖用貢灋然巡野
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則亦未嘗拘也案孟子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引夏諺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爲證可知夏
先王之貢其斂灋亦必視年之上下龍子所謂較
數歲之中以爲常者乃戰國之君託貢名而行之
者爾

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齋盛之米注謂黍稷稻粱
之屬可盛以簋簋之實陳祥道禮書楚語天子親

春郊禘之盛又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春其粢
穀梁傳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蓋祭祀貴於出力以
致養而後可以交於神明則春盛固所以自盡也
然王耕藉不過三推則春盛之禮蓋亦加此然後
春人卒其事以共之王昭禹周禮詳解賓客共其
牢禮蓋以共餽人簋簋之實牢禮之米多矣知其
共簋簋之實者以車米管米自舍人共之故也

饌人序官作館人注鄭司農云館人主炊官也特牲
饋食禮曰主婦視館人注鄭司農云館人主炊官也特牲

人與序官作饌異者一從先鄭一從古文也

案人先鄭云彙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
後鄭云冗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尙書之屬諸直
上者案彙當如字讀謂文草也史記屈原傳屬草
彙未定漢書孔光傳削草注已繕寫輒削壞其彙
正留治文書之義

掌豢祭祀之犬注養犬豕曰豢不於饌人言共至尊
雖其潘滿爓餘不可饗也郝敬周禮完解祭祀之
犬掌之秋官犬人臨祭養於彙人牛馬羊皆入於

充人犬獨人於藁人者犬穀食也穀食曰粢

鄧元錫三禮編釋春於人爲仁吉禮所以仁鬼神凶
禮所以仁死喪賓禮所以仁諸侯軍禮仁邦國而
同之也嘉禮仁萬民而親之也記曰宗伯之官以
成仁此之謂也

王與之訂義引唐氏曰虞書巡守修五禮臯陶謨言
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典朕三禮蓋五禮兼神人
三禮專事神之禮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
示之禮所謂典三禮次之以吉凶軍賓嘉則所謂

五禮也

孔穎達禮記正義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伏羲之時易道既彰禮事彌著古史攷云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則嘉禮始於伏羲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熊氏曰卽神農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史記云黃帝戰涿鹿則有軍禮易繫辭黃帝九事章則有凶禮論語撰考云軒轅知地利九牧倡教是賓禮也自伏羲至黃帝吉凶軍賓嘉五禮始具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賈疏引文耀鉤云中宮

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含元氣以
斗布常引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
帝又名大一帝君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五帝
蒼帝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
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
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唐書禮志高宗
時蕭子儒爲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祠
令及禮用鄭元六天說園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
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滯爲說不指蒼昊爲

天而以昊天上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
五帝唐家祀圜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
北辰令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於壇北辰斗列第
二垓與緯書駁異史記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
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
安得盡爲天乎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以日月
爲天草木爲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于四郊
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皆天也經稱
郊后稷王肅以郊圜丘爲一元析而二之曰圜丘

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元說與著式相違宜
有刊正且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以配之矣月
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
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著
之感帝猶爲不稽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
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旣祭地又祭神州北
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案康成以緯注經
往往乖舛此議駁斥明晰大有功於禮制

經泌路史餘論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
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
禮天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
天旅上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
旅上帝張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次小
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則
五帝非上帝而昊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上帝果
不同歟天者元氣之總稱而帝者德之見乎外者
也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因其

氣之灑淑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
木金上之帝居於五方位而迭王者則謂之五帝
至於合昊天若五帝羣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
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帝蓋昊天統五精
而運化五帝佐昊天而毓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
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天
而不及五帝抑未之悉爾又云園丘貴祀方澤貴
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園方南北其判然矣父天
園丘母地方澤此其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

陰此則地不同也祭天南郊祭地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圓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騂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圓中規折方中矩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則制不同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圓鍾爲宮冬至於地上圓丘奏之函鍾爲宮夏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示北而君南面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

祭豈盡敬之道哉或曰二說其來遠矣聖人不作則若之何從曰郊之與祀自爲二禮必異其方各從其時更欲盡事則以閏歲爲禮而重合之於明堂可也園丘方澤不可合也周章成據朱于古時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祭之禮以爲分祭之說義長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故書柴或爲賓賈疏賓柴無義案說文賓所敬也書堯典賓賓出口孔傳賓導也義皆可通

困學紀聞凡祭日月之禮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二也夏至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孟冬大蜡又祭日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四也前二祭日月分祭後二祭合祭也楊復儀禮圖典瑞朝日注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法幽宗祭星也此祭日月星辰之正禮也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因郊覲禮拜日于東門外

禮月于北門外則因蜺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則因
蜡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
乎禳之則因禳皆因事而祭也

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靦師雨師先鄭云司中三能三
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靦師箕也雨師畢也後鄭謂
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賈
疏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案武陵太守星傳云
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
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

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
司中司命故兩載之翰案經言司中司命當兼三
台文昌言先鄭於司中取三能於司命取文昌後
鄭又主文昌宮第五第四星又引或說中能上能
意蓋兩取之也又案天府職若祭天之司民司祿
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注司民軒轅角也司
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台也此說司祿亦兼文昌
三台而宗伯言司中司命天府言司民司中互文
見義可知樞燎之祀以司中司命舉其凡也王志

長刪翼按明齋王氏謂虛宿下有司命星主人壽
天名義甚正司中無攷豈天樞北極主天之中氣
故祀之歟若文昌六星自主天子文德不當與此
混也可備一義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醜
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祀作禩醜作罷鄭司農云
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
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
風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

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勾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爲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又曰鬲鬲牲胸也鬲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案禩祀罷鬲皆古今字陳祥道禮書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蔚宗高堂隆

之徒以五祀爲門戶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之
五祀則用左傳家語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
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
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方侍西方則五祀固非四方
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
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
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
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爲五祀則五
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

於適土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
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人者也中
雷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
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文事有所本制度有
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雷土之所用事故祀
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
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
偶陰也故祀於秋西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
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然則行神

亦特載之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攷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之祭於廟可知也會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醑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伯醑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攷也楊慎丹鉛總錄

記月令冬祀行淮南子時則訓冬祀井太元數曰
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
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
以豕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間之道也古者八家
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月令時訓互
言之非有異也

胡宏皇王大紀王者繼天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
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用五祀各於其方後
世禮學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

仙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
月七曰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乙以求神仙天神貴
者曰太乙太乙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形狀
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
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注宗
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
禘也禘也陳傅良說禘禴嘗烝王四時祭祖廟之
禮肆獻裸饋食四時皆用此二禮注謂六箇祭名

非是陳龍標周禮精華廟祭始獻有禋禮既灌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薦而饋有饋食禮宗伯以肆獻饋食之禮加於四時祭祀之上明禘祫與時祭皆然康成以肆獻祫爲禘饋食爲禘誤矣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王與之訂義諸侯有人民社稷若空其一方同時畢集粹有昆夷玁狁之難孰從而禦之或不能朝於春可宗於夏不能覲於秋可

遇於冬但六年之內必以次來王耳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錡解義春秋傳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特示公卿之別爾如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則大夫亦饗也湛露詩天子所以燕諸侯則諸侯亦燕也故以四方賓客總言之

八命作收九命作伯陸佃禮象內屈於二伯故稱收外伸於諸侯故稱伯

公執桓圭朱申句解桓象其強直有立也王昭禹詳

解在朝爲三公則近於王而有所屈故射人職云
三公執璧在外爲上公則遠於王而有所伸故大
宗伯云公執桓圭

呂祖謙東萊博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于執羔
中行文子趙簡子執鴈魯于是乎始尙羔春秋稱
周禮盡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見晉師始知之
以此見當時之禮散在諸侯之國不能備著如此
蓋由東遷後曠不嶽狩故禮久不講耳陳祥道禮
書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圭漢曹參始封執

帛後遷執圭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
帝教以執璧則贄禮至漢魏大略尙存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
防之郝敬完解陰靜無陽則消天陽也故以天產
養陰然陰盛則淫聖人制禮以中防陽作之過也
陽動無陰則散地陰也故以地產養陽然陽盛則
驕聖人制樂以和防陰作之過也至陽赫赫非陰
不斂禮主於退以陰節陽虛其盈而爲中至陰肅
肅非陽不揚樂主於進以陽尊陰宜其滯而爲和

中和不偏禮樂之謂也鄧元錫三禮編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鬼神萬民百物陰陽而已陰陽者天地之氣中和者陰陽之德禮樂者中和之用天產陽以劑陰也中禮防之則不偏於陽矣地產陰以劑陽也和樂防之則不偏於陰矣所作者陰陽之氣而德卽在焉故云陰德陽德也蓋陰陽互爲其根而交相爲用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也二說深湛較兩鄭舊說於理尤洽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易啟總義儼以接賓何以復謂

之相司儀職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知相卽
儻也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旅陳也陳其祭事以
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上帝五帝也陳祥道禮書旅
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如荆
岐旣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皆以水災耳推此凡
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攷之於禮天子所次
之位則張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
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筮師之陳

樂器既瞭之既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
祭也言存則非卽徹之也陳樂而不縣厥樂而不
鼓非以其凶災也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
大小而旅亦隨而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事天之
禮爲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因
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
所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故書
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

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賈疏藝文志云春秋古
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案或以爲石經
春秋非也洪适隸續載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
五字皆公羊傳辭無春秋正經王安石新義右陰
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
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不死其親之意也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先鄭云四望道氣
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秩之後鄭
易爲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爲

常以氣類爲之位北日於東郊北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案先鄭說四望恍惚且大司徒旅上帝及四望又解以日月星海皆幸臆爲言後鄭易之是也賈疏引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虔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沿先鄭爲說不與後鄭同王氏新義五嶽四瀆在地而成形故祭謂之望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在天而成象故祭謂之類

辨廟祧之昭穆注父曰昭子曰穆朱子語類或問昭

穆之次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諸侯之廟以明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當在公宮之東南其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一昭二穆以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位而一遷其遷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

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
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
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
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
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
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
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
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
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

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
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
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
以班只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也若武王
謂文王爲穆考成王謂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
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邲霍爲文之昭邲首應
韓爲武之穆則雖至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
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
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當以左爲尊右爲卑矣今

乃以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右反
爲尊左反爲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
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
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
一世自爲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
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
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
禘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
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

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曰然則
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女祖虞之神宗商之
七廟三宗其詳今不可考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
儒之說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
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韋元成諸儒之說
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
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
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
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紂居昭之

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皆具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

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祫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祫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不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小司徒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注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陳傅良解堯典詩序皆言九族而周禮儀禮

禮記特言三族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而九族見矣薛衡謂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也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注果讀爲裸賈疏諸文皆云裸故讀從之案諸文作裸今文字此作果古文假借字蓋古文字少裸媠裸羸皆用果字孟子二女果果與媠通廣韻果赤體也果與裸通左思魏都賦風俗以蜚果爲媠注引方言曰媠勇也果與媠通龜人東龜曰果屬果與羸通並此果作裸凡

五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注軍將有事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元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賈疏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以爲與義不然故鄭合一事解之也案軍祭兩事後鄭優洽

若大甸注甸讀曰田賈疏甸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曰田者義取兩兼案獵在甸地爲甸猶畜在牧地爲牧義亦可通不必改字也

以柎鬯泚注杜子春讀泚爲泚以柎鬯浴尸釋文泚
亡婢反杜音泚亡恐反李亡辨反集韻泚美隕切
音閔又彌究切音緬並取子春音義案說文解字
泚飲也似浴尸以柎鬯浴尸口似飲然

卜葬兆甫窆亦如之注鄭大夫讀窆皆爲穿杜子春
讀窆爲毳皆謂葬穿墳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窆瘞
如腐脆之泚釋文脆之脆七歲反舊作泚誤劉清
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臙字音于劣反
今注本或有作臙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

有脍音卒脍者牛羊脂脆者更易破恐字之誤案
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脍已下皆非鄭義翰
案鄭以穿曠訓窳脆止取其音兩脆字皆當作脆
肆儀爲位注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爲肆
義當爲儀若今時肆司徒府也釋文肆以志反習
也沈音四李似二反案陸氏初音釋肆字肆習其
義故書初不誤也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注故書所爲幾杜
子春讀幾爲所珥爲餌元謂所當爲進歲之殿珥

當爲𪔐祫珥者燬禮之事夏官小千掌珥於社稷
祈於五祀注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元謂
珥讀爲𪔐祈讀爲𪔐𪔐者燬禮之事也用毛牲
曰𪔐羽牲曰珥𪔐𪔐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
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畿秋官士師職凡𪔐𪔐則
奉大牲此𪔐𪔐正字與案兩經祈珥注皆以燬禮
釋之而祈字一讀祫一爲𪔐未免歧解小千注據
士師職以𪔐𪔐爲正字或當有所本似三處均應
作𪔐𪔐以昭畫一也王與之訂義珥當爲珥如小

祝所謂弭災兵所如小祝所謂祈福祥非釁事也
亦可備一說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釋文
貉莫駕反鄭音陌爾雅釋天是禴是禡師祭也邢
昺疏周禮作貉貉又或爲貉字古今之異也陳氏
曰表貉之祭其神蚩尤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軍
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

鬱人和鬱鬯以竇彝而陳之先鄭云鬱草名十葉爲
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爲草

若蘭賈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案疏引王度記是逸禮先鄭十葉爲鬯云云亦當是古逸禮之文蘇頌本草圖經鬯乃百草之英合而釀酒以降神乃遠方鬱人所貢故謂之鬱鬱今鬱林郡也趙古則六書本義鬯字象米在器中以匕扱之之意鬱字从酉奉缶置於凡上鬯有分飾五體之意鬱乃取花葉築酒之名非指地言地乃因此草得名耳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注斝受福之

嘏聲之誤也賈疏案郊特牲云舉尊角詔妥尸其
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禮唯有受嘏時受王卒
爵飲之禮故破尊爲受福之嘏翰案尊嘏並古雅
反聲固一也但經文作尊自不得破爲嘏且郊特
牲受尊與此同可以互考賈乃以時無鬱人量人
受爵飲之禮阿附鄭注非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詩大雅江
漢篇秬鬯一卣毛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
鬯孔穎達正義黑黍之酒白名鬯不待和鬱也

人掌秬鬯鬯人和鬱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
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
名以黑黍秬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
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秬鬯者案孔氏辨
正毛傳甚詳然書洛誥正義云以黑黍爲酒煮鬱
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鬯謂之秬鬯正復與
毛說同然則鬱鬯固有區分而已和鬱之鬯亦可
通名秬鬯歟

禁門用瓢齋注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杜子

春讀齋爲棗瓢謂瓢盞也棗盛也元謂齋讀爲齊
取其甘瓢割去柢以齊爲尊案爾雅釋樂大鍾謂
之鏞其中謂之剽邢昺疏不大不小者名剽又蒼
頡篇剽截也當兼兩義如字訓之盞从皿亦器也
剽盞謂截木如鐘形以爲盞而用之也器用陶匏
祭天尙質非禁門所宜

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祿事用概凡禡事用散
注祿當爲埋字之誤也故書蜃爲謨杜于春云謨
當爲蜃書亦或作蜃蜃水中氣也鄭司農云脩謨

概散皆器名元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
脩蠶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
屬賈疏鄭破禪爲埋者若禪則用鬯當用彝尊不
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禪從埋也埋謂山林則山
川用蠶者大山川案鄭改經文以禪爲埋脩爲卣
疏曲解之以埋與下山川復而以山川爲大山川
又以脩字於尊義無取皆涉附和益崇義三禮圖
蠶尊概尊散尊阮氏圖並不載此尊名作雖殊以
義例皆容五升漆赤中此亦以意言之非有所據

也蓋脩謨概散皆如字謂治此尊彝之形製與上
剽盭同義脩有治義取其精也謨有慮義取其深
也概有量義取其平也散有放義取其疏也

鬯人共其鬯鬯注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
云鬯讀爲徽雞人凡祭祀面禴鬯共其雞牲注鬯
鬯廟之屬禴廟以羊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而禴
四面禴也鬯讀爲徽天府上春鬯寶鎮及寶器注
鬯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鬯讀爲徽或曰鬯
鼓之鬯案鬯尸鬯廟鬯器後鄭依經文訓釋爲是

先鄭皆讀爲徽取飾爲義而於斝寶鎮寶器自知於義未安乃通斝鼓一義抑知凡經中斝字皆無煩改讀也

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先鄭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後鄭謂曲禮曰犖天子鬯玉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案先鄭說介字無經據後鄭得之

舒芬周禮定本王次點氏以雜人屬司空愚謂呼且告時祿斝之禮則無妨於禮典也鄧元錫三禮編

釋鬱人鬯人之後次雞人何也鬱鬯作陽德雞人作陰德禮道然也

司尊彝春祀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又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皆有舟迨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皆有舟鄭司農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斝讀爲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雌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斝之隼後鄭謂黃目以黃金爲口郊特性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

於外夫謂雉鵠屬印鼻而長尾案陳祥道禮書據
春秋傳燕人以聿賂齊謂聿亦有耳以黃目例聿
耳所見極有理陳氏又謂雉東方之物爲仁鳥南
方之物爲禮虎爲義獸雉爲智獸案賈誼新書胎
以雉事篇引青史氏之記曰雉東方之牲也山海
經易山郭璞注雉似猴而大黃黑色尾末有歧兩
則縣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故謂之智獸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又其朝
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又其朝踐

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注朝踐謂薦
血腥酌醴欲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
酌獻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
食三甯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
尸又獻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
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
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
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
二裸爲奠而尸飲七矣王所以獻諸臣又祭統曰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
王瓚次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
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
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又云踐
故書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王安石新義朝踐
者遵人醢人所謂朝事再獻者遵人醢人所謂饋
食也朝獻而朝踐以遵言之則曰踐以鬻言之則
曰獻饋獻卽再獻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
曰饋說義明簡

先鄭說獻尊象尊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釋文兩獻本或作獻注作犧同素何反素詩商頌犧尊將將毛萇傳犧尊有沙飾正義謂與司農云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又引阮謏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又引王肅說太和中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又引肅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南史劉杳傳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

約云鄭元答張邈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
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
刻木爲鳥獸鑿項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
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
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又得二樽形亦爲
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又宣和博古圖
犧尊二皆有蓋以口爲流四足無銘並全生象之
形而鑿背爲尊象尊有蓋四足有捉梁無銘全作
象形開背爲尊又章如愚羣書考索陸佃云舊傳

象尊或爲象馘或以其齒飾之亦或空其腹以爲尊蓋古者制尊樣制不一要之曰不失爲象垣見參知政事章惇得古銅象尊一制作極精緻三足象其鼻形望而視之真象也此數說又爲形如牛之確證阮圖雖小異大旨則同要足訂謂有沙羽飾畫爲鳳皇形者之誤矣陳祥道禮書先王制器尚象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春祠夏禴彝用雞鳥尊以犧尊以雞鳥均羽物犧尊皆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彝用耳目

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體

謂辨耳黃目

著壺均無足故

也追享朝享彝以虎雉尊以山火以虎雉均毛物
山火均瓦器故也翰案壺尊有足當是緣尊以壺
爲口取諸口也

羣書考索爾雅曰著尊略尊也禮樂論曰秋獻用之
者麗於下而將以歸根也秋冬者陰也氣象靜物
尊亦用靜物受五斗漆赤中著地無足口圓徑一
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寸又云壺尊
受五斗漆赤中以壺爲之口圓徑八寸脰高三寸





中徑六寸半脰下橫徑八寸腹中橫徑一尺一寸
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
徑九寸又云太尊太古之瓦尊也受五斗口圓徑
一尺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
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半寸底平
厚寸又云山尊受五斗口圓徑九寸脰高三寸空
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下徑九寸

宣和博古圖著尊二皆無銘脰間皆作夔龍蟠屈之
勢腹著雲雷回旋之狀而底著地無足壺尊二皆

無銘二器肩腹並設雲雷之飾此周尊也又有養
鬯大尊養鬯著尊似非舊制通記輯略謂壺尊蓋
以壺爲尊昆吾氏之尊也據此則其制又古矣

羣書考索司尊彝云雞彝烏彝皆有舟其舟外漆朱
中槃口圓徑尺四寸其舟高厚各半寸槃下刻剝
二等而漸大圓局足與槃通高一尺足下空徑橫
大二寸六彝下舟形制皆同其舟足各隨尊刻畫
其類以飾之宣和博古圖敦足舟兩耳無銘上圓
下方耳作螭首垂花舟兩耳無銘以牛首爲耳腹

間飾以虺紋其下垂花

周祈名義考說文罍龜目酒尊似壺容一斛刻作雲
雷象施不窮也按雲古文作雷古文作罍刻
作之文象施不窮也古器存者文尙可見謂罍
作阿香狀連鼓形者蓋俗說也肉處有迴環文猶
是之遺意而知者鮮矣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云追享朝享謂禘祫
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後鄭易謂追享祭遷廟
之主以事有所謂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引春秋

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案追享朝享先鄭以爲禘祫是也大禘及始祖之自出追遠之義益深於禘故大禘謂之追享羣廟及毀廟之主盡入太廟有朝義焉故大禘謂之朝享合祠禴烝嘗言之則六享備矣大禘不於春則於夏舉大禘則不復舉祠禴之祭以一時再祭則瀆且歲時不暇給也大禘必於冬故亦名大烝舉時祭則不舉大祭因而春祠夏禴或被以大祭之名而謂之禘矣享之名有六歲舉之則四

以其間舉於時祭之中故云四祭之間祭也時祭
四大享二皆以肆獻裸行之如此經所列而時享
或從其殺則有用饋食時饋食則不裸矣大宗伯
職不言追享朝享者以其爲閒祀則已具於春祠
夏禴秋嘗冬烝中也禮有隆殺任人之酌而行之
此職但舉其隆者以其專司裸獻之器也大宗伯
並舉隆殺故以肆獻裸饋食統言之康成以肆獻
裸爲禴饋爲禘既昧於隆殺之差矣至追享朝享
不得不別以追祭遷廟之主與告朔嘗之夫祭法

去壇墀之文本不足信告朔之禮甚簡不立尸后
不與則焉有如許祿獻者哉

先鄭說諸臣之所昨也云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說用
犇彝云犇讀爲稼稼彝豈禾稼也案酢作昨古文
假借字與醋之爲酢同犇以畫禾稼得名當以稼
訓犇不當直改爲稼彝也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浼酌凡酒脩酌注故齊縮
爲數齊爲齋鄭司農云獻當爲儀儀酌者有成儀
多也浼酌者浼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

酌也盞讀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爲縮齊讀皆爲案元又云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又云脩讀如滌濯之滌案獻古文假借作犧鄭讀莎是從毛詩傳沙飾爲義禮記禮器犧尊疏布正義引鄭云盞尊作鳳羽娑娑然故謂之娑尊亦同先鄭而誤脩治清潔已函洗滌意似亦無煩改字杜子春數爲縮與郊特性縮酌用茅合又與醴酒況于清連文釋文數音朔亦以聲近相假借也三志長刪翼酒以濁爲尊貴其初也故鬱齊不謂醴

有不況益齊沛以清酒凡酒以水則愈清而愈遠
於初矣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先鄭
云紛讀爲幽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爲
均服之均純緣也纁讀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
席後鄭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纁席削蒲莖展之
繡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桃竹席有
次列五文案先鄭於紛纁皆異讀後鄭如經字訓
釋甚當純讀均音而訓緣與書顧命黼純孔傳白

黑雜繒緣之說義合音亦必有古據故並從之釋
文純章允反劉之閏反司農音均集韻純規倫切
音鈞亦兼存司農音也易虎皮爲桃竹者顧命敷
重篔席傳篔桃竹枝正義此篔席與周禮次席一
也又云鄭元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
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左思吳都賦桃笙象
簞韜於筒中劉淵林注桃笙桃枝簞也吳人謂簞
爲笙亦次席之別名也

周祈名義考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凭則設几今

俗言椅以代席也言椽以代几也椅椽本無此字俗書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先鄭云昨席於主階設王所坐也後鄭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受酢之席又昨席莞筵注昨讀亦曰酢先鄭不釋而引禮記以釋下國賓意又讀昨爲昨也案後鄭昨爲酢與司尊彝諸臣之所昨也讀酢同義若如司農讀昨諸臣之所昨通不去王昭詳解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惟天子至尊可與鬼神

同亦猶天子之昨用醴齊與鬼神同尊諸臣之昨
酒用鬯與鬼神異尊也

凡喪事設葦席素几其柏席用萑蒲純諸侯則紛純
每敦一几先鄭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
柏席載黍稷之席後鄭謂柏棹字磨滅之餘棹席
蕤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蕤蕤覆也棺在殯則棹
蕤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賈疏以先鄭言無所依
據翰案史記高祖本紀過柏人索隱柏人者迫於
人也漢書溝洫志瓠子歌魚弗鬱兮柏冬日

曰柏與迫同音以柏爲迫之證又東方朔傳柏者
鬼之庭也言柏席自是喪用不必易柏爲梓劉昌
宗依司農音迫是也敦與燾形聲迥異由梓席而
及燾棺訓義亦曲與几字亦難通項安世謂盛黍
稷之敦每敦一几王應龍翼傳用其說儀禮士昏
禮黍稷四敦皆蓋項王之說蓋從先鄭引或說載
黍稷席會出

几吉事變几凶事不几注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變
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

謂無飾也。後鄭謂几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案書
顧命華玉仍几。孔傳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正義
引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
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二鄭
說皆未若書傳之簡切。王氏新義吉事變几各致
其誠以求之庶或饗之也。凶事仍几使神有所依
而不散也。翰案仍几不變事死如事生之義。